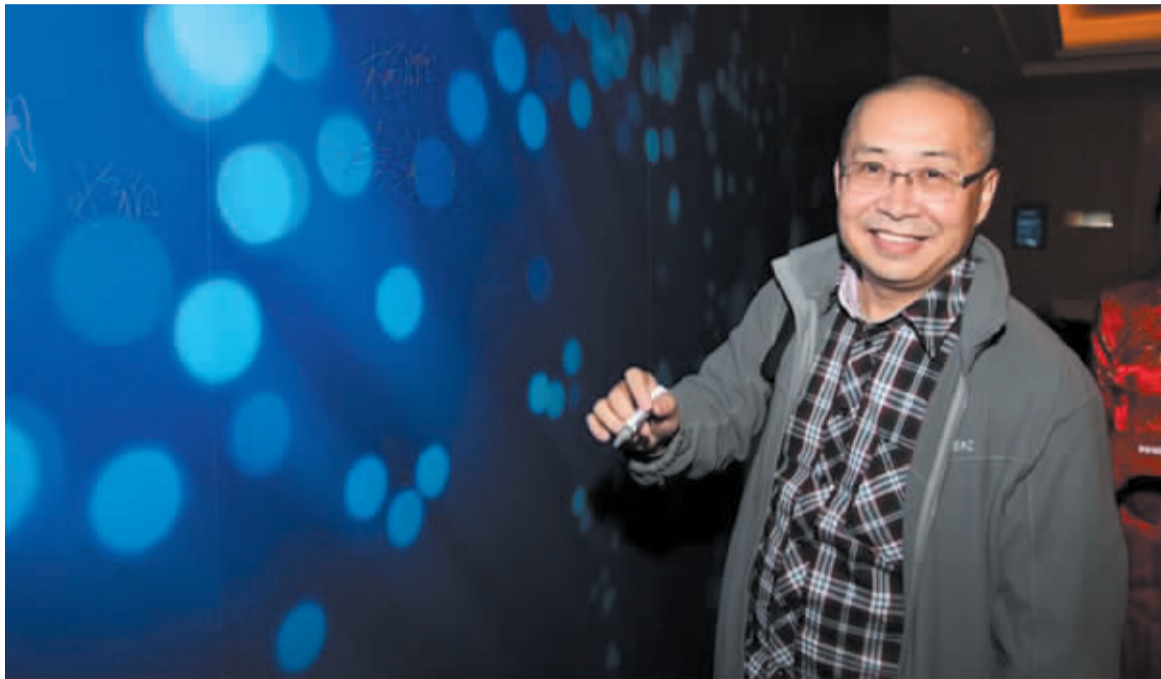


专访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杨鹏

公募基金会就是要刺激公众参与

■ 本报记者 张木兰



人物档案：

身为学者的杨鹏，其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哲学及公共政策，曾担任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。2004年2月至2010年12月，先后担任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专家、秘书长及专家委员会主席。2010年12月至今，担任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。

采访杨鹏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，趁他又一次飞往灾区前的间隙。芦山地震后，他已经在北京和成都之间往返了好几个来回。“习惯了，平时也总跑深圳、上海，壹基金的办事处太分散。”他一边在自己所著书的扉页上写着字，一边对记者说。

“送给你。”书的名字是《为公益而共和》，腰封上题着：记录中国民间公益组织的民主治理实践。杨鹏说：“中国有很多NGO在成立、发展，但却没有一家有这么全面的记录。这本书里全部是史料堆积，我尽可能地避免抽象的理论描写。包括阿拉善理事会的冲突，全都细致地写了进去。”

离开阿拉善后，杨鹏来到壹基金。他告诉记者，壹基金很缺人，但秘书长却不能一个人说了算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芦山地震，壹基金募款的表现非常打眼。对此，大家分析了很多原因，包括品牌效应、名人效应等等。你比较认同哪一种？

杨鹏：大家都没有分析到位，其实壹基金有个秘密。

一般的公益组织成立、运作都只有一个目标——帮助需要被帮助的人。无论是做儿童帮扶还是灾害救助，大家在机构成立之初都有非常明确的服务对象，公益组织要做的就是系统地为人提供服务。这可以归结为慈善目标。

但除了这个目标之外，壹基金还有另外一个其他公益组织可能提过，但却并没有成型的战略目标，就是推动人人公益。壹基金不单要自己帮助服务对象，还要推动更多的人参与帮助。“尽我所能，人人公益”是壹基金的愿景，我们在衡量业绩、评估项目时也会考量两方面因素：一是有多少人得到了帮助，二是有多少人参与了该过程。像这次芦山地震，我们参考的指标不单是总共募款的金额，还有参与捐款的人次。

壹基金非常注重刺激公众的公益体验，希望公众在有了一定的公益体验之后，能变成一个真正的公民：有公益理想、关注公共事务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所以壹基金会经常举办一些以公众体验为主的公益活动？

杨鹏：是的。比如每年4月2日我们举行关注自闭症儿童的倡导活动——蓝色行动。就是要大家把脸涂蓝、拍张照跟网友分享，非常简单。我们就是希望提供便捷的方式让公众参与到公益中

来。

再比如7月20号，壹基金会启动“为爱同行”的活动，要求4人一组，完成50公里的夜行。这个活动是为今年冬天的“温暖包”筹款，每组成员在报名时承诺筹到1200块钱，但不要求报名的时候交，只要在夜行结束后的一个月内完成筹款任务就可以。我们也不鼓励这4个人平摊，而是鼓励他们去向身边的朋友、办公室的同事募集。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了解这个项目，并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其中。

在这个过程中，参与的人要有团队精神，同时也是一次诚信训练——在行走之前你有一个公共承诺，你要想着完成它。我们计划召集1千支队伍，就是4千人，每个人再辐射8到10个朋友，就是近4万人。在这4万人都有了这样的公益体验后，他们就会记住壹基金，记住“温暖包”项目。可能这一次他没有捐款，但是遇到像芦山地震这样的突发事件，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想到壹基金。对于基金会来讲，这就是人气的累积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其实对于基金会，尤其是公募基金会来讲，都有引导、教育公众的义务。

杨鹏：我非常希望动员其他公募基金会走类似的路：通过帮助别人来刺激公民参与，或者说通过刺激公民参与来帮助别人。至于非公募基金会，因为它是少数人出钱，应首先满足少数人的捐赠需求。但公募基金会不仅享有公募的资格和权利，更要承担一个向公众提供平台的义务，真正推动公民参与公益，这样才能体现其价值。

在这里，平台的作用是引导，

不能说是教育。基金会只要提供平台让公众体验就可以，本身并没有教育的资格，公众在参与公益的过程中就完成了对自己的教育。当然，如果把把这个当成筹款的策略来考量是没有力度和效果的。公众有判断能力，分得清你是真诚的还是有其他目的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除了筹款外，壹基金在这次地震救援中动员的志愿者数量也是最多的。那么在志愿者管理上，采取了哪些方式？如何在短时间内达到有序运作？

杨鹏：壹基金从来不缺志愿者管理的经验。你知道扶贫基金会“爱心包裹”的发放是通过邮政系统，而我们“温暖包”的发放全部通过志愿者。由于渠道不同，他们的分拣、投递比我们精细，但我们却积累了很多志愿者资源。这也是之前提到的刺激人人参与公益的一种方式。

去年，也是在温暖包发放的过程中，壹基金帮助陕西的民间公益组织进行了整合，成立了陕西民间公益行动联盟。壹基金对其日常的工作有一些支持，比如秘书的工资由我们发放，发放“温暖包”时产生的一些费用；汽车加油费、志愿者简餐等我们给报销。他们也会参加壹基金组织的培训，对壹基金的工作流程非常了解。这次雅安仓库就是由陕西民间公益联盟来管理，再组织一些当地的学生帮忙。

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壹基金志愿者的核心组织系统不是临时的，是有成熟的组织框架的，核心志愿者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合作伙伴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壹基金将灾后建设项目定义为“4H计划”，着重

提到灾民住家(HOME)。但据了解，壹基金此前并没有房屋建设和社区治理的相关经验。你打算该如何应对？

杨鹏：有些人怀疑壹基金这次募了这么多钱，拿那么多出来做灾后重建，之前又没有经验，到底行不行。但是大家不知道，壹基金整个灾害管理部都是从乐施会搬来的，深圳壹基金的班底与几年前挂在红会下面时的大不一样了。

对于乐施会来讲，这些人员的流动让其伤筋动骨，但对于壹基金来说，却等于有了一个灾后重建经验极其丰富的团队。

而在建房子方面，万科会帮助我们，他们在汶川和玉树地震后积累了大量建抗震房的经验。万科还有建筑研究所，可以帮我们做调研、设计，不需我们出钱。

房子建好后，在社区自治上，阿拉善研究的就是社区治理，而壹基金不单我一个是阿拉善过来的。所以，虽然壹基金此前没有相关案例可以借鉴，实际上却在各方面都有很成熟的经验。

《公益时报》：这次地震中，针对政府和其他公益组织的表现，你最大的感触是什么？

杨鹏：这次芦山地震有一件事情可以写入历史，那就是政府成为了一个规则的守护者。壹基金取得的成绩是享受到共同、平等竞争的结果，我真觉得要感谢民政部。30多年前，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，政府放权让利，结果带来了经济的繁荣。30年后，雅安公告（《民政部关于四川芦山抗震救灾捐赠活动的公告》）就是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笔，它甚至带动了整个公民社会的活力。